

*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

[奥] 斯蒂芬·茨威格/著 小爱/编译

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

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

(奥) 斯蒂芬·茨威格 著

小爱 编译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虞晖 李庆

装帧设计：水木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 (奥) 茨威格著; 小爱编译. —北京: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4.12

ISBN 7-80069-642-1

I. — ... II. ①茨 ... ②小 ... III. 中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8543 号

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

(奥) 茨威格 著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25 字数: 32 千字

印数: 0001-20000 册

ISBN 7-80069-642-1/I·28 定价: 11.80 元

作者简介

斯蒂芬·茨威格 (Stefan Zweig)，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1881 年生于富裕的犹太家庭，1942 年在孤寂与感觉理想破灭中与妻子双双自杀。他的文学生涯始于译作和诗歌创作，有诗集《银弦集》和《早年的花环》等作品。但他却以其小说和传记文学享誉文坛，《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是他早期小说的代表作，后又有《火烧火燎的秘密》、《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以及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又译《爱与同情》）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问世。

前言

这是一则令现代饮食男女羡慕的故事。当然，假如有那么一天，人类的情真爱能够有如太阳黑子那样得到最充分地燃烧和释放，我们能够不再用神往和自嘲的心情对待最为质朴、最为真实、也最为简单的情感时，我又怎敢以“羡慕”这两个实属无奈的字作为开头呢？

在这里，请允许我们向那些曾经或者正如同本篇故事里的女主角一样坚毅而执著地看待爱情的人们表示最诚挚的敬意。毕竟，能在这将人间真情日益游戏化的世界里固执地坚守爱的真诚、炽热、持久和无私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不



由自主地，我想起了一句歌词：当世界被感情蒙上一层灰，而我宁愿是最后的落叶——实在是无奈，无奈得使人心悸。

《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讲述了一个女人一生中惟一的一次情感历程：从未成年的小女孩到花样年华的少女到风姿绰约的成熟女人再到——临终时才允许灵魂呼喊一次的生命垂危的病人。她的一生只爱过一个人，也只属于一个人。正是这份坚持和这份热情，使她饱受命运的煎熬，精神和肉体蒙受双重痛苦，而她仍旧保持一贯的执著——只因为——爱！

在她还是一名十三岁小姑娘的时候，年轻的作家亚尔唤起了她那份纯真、圣洁的爱。这份爱在她懵懂幼小的心灵中荡漾开来，并根深蒂固。两年的离别没有使他对他的思念减退半分。在她再度只身返回他身边不久，他们共同拥有了

三个美好、永恒的良宵。然后，她有了身孕，并独自承担了这一切——为了他的孩子，她不惜沦为有家室者的情妇，成了交际花。若干年过去，有一次她和作家再次邂逅。成熟美艳的她再一次成为他追求的对象，只是在销魂之后，她获得的只是几张大额钞票。接着，儿子的夭折，带给她最后致命的一击。临终前，她给她爱了一生的人寄出了自己写给他的惟一的一封信……

感动之余，我们不禁省思，在审视女主角忠贞不渝的爱的时候，也该审视男主角的人格品性，不用“冷血负心、玩弄女性”这些高调的话来评断他们，因为那并不准确，也不是最可怕的。

真正可怕的是他们“负心”和“玩弄”的原因——不是变态的施虐，而是身不由己的一种无意识、一种对情感的麻木和冷漠、一种以极端形式表现出的

对情感的渴求。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怎样去获取。这样的人，这样的心态不才是真正可怜、可悲、而又可怕的吗？

这个故事发生在 20 世纪初。百年过去了，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这种人——不论男女——不是越来越少，反而是越来越多。更糟的是，人们把这种不正常视为正常，而真正自然正常的情感流露却被视为另类。

如果人们不把这个故事当成茶余饭后的消遣来对待，而把它当做一出严肃的悲剧来读，那么请正视其中被毁灭的有价值的层面。正视它，反省，然后重建。

我们呼唤一个绿色健康的地球，我们同时应当呼唤一个绿色健康的情感世界。



前 言 / 1

第一章

一封没有署名的陌生女子来信 / 3

第二章

引述来信内容 / 7

维也纳的“我”的童年 / 7



重返维也纳 / 47

“属于我的你”的诞生 / 71

爱——遭受凌辱 / 83

最后的灵魂呼喊 / 115

第三章

作家的思念——犹如天际的乐声 / 123



远离这座城市

青春年华，毕竟走不出

多愁善感的天空

在这些最后的日子

所有的一切都有了

美丽的面孔

不能把一切带走

不能把一切忘记

这必将注定悲愁的产生

而且永久

第一章

一封没有署名的陌生女子来信

知名作家亚尔外出休息了三天，今天一大早就回到维也纳。他在火车站买了一份报纸，上面的日期提醒他今天是他的生日。已经四十一岁了，他想，除此以外他既不高兴也不难过。他随意地翻了翻报纸，之后便招来一辆汽车回到寓所。仆人把他外出期间的情况一一报上，比如，有几人来访、有几通电话，然后恭敬地用托盘将这几日堆积的信件端上来交给他。他漫不经心地看了看，先从中取出那些他熟悉的或他感兴趣的人的信一一拆看，而把一封厚厚的、陌



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



生的信暂时搁在一边。茶点送上来，他惬意地靠在安乐椅里，伸直两腿，又翻了翻身边的报纸、信件和几份印刷品。然后，他点上一支雪茄，悠闲地拿起方才搁下的那封信。

这是一封二十来页，出自一个陌生女子之手的信。潦草的字迹，长长的篇幅，使他曾一度以为这是一份什么人寄来的手稿。他仔细捏捏信封，里面空无一物。当他发现无论是信封上还是信纸上均没有寄信人的地址和签名时，不禁皱皱眉，“奇怪。”他想。

“你，与我素不相识的你！”开头是这样一句既可当做称呼又可看做标题的句子。“这里指的是我，还是其中的主角呢？”作家颇为惊讶地看着这句话，好奇心油然而生，他饶有趣味地读了起来。



哪怕你我只有咫尺相隔
也希望有一层间隔的薄雾
如果在湿润的早晨
在阳光穿过的一瞬
亲爱的，也最为动人

你的目光何须那么逼真
最好如远灯一般隐约
如果细雨蒙蒙
我猛然见到太阳
心该何等兴奋

第二章

引述来信内容

维也纳的“我”的童年

昨天我的孩子死去了。

为了挽救这个稚嫩娇小的生命，我与死神搏斗了三个昼夜。他患了流行性感冒，持续发着高烧。整整四十个小时我不停地用浸过冷水的毛巾敷在他滚烫的额头上，整日整夜地握着他抽搐的小手。第三夜，我再也支撑不住，我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皮。就在我睡去的这三四个小时里，他的生命被死神掳去。

我那惹人怜爱的孩子，此刻就躺在



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